

绮丽的情情系列

你无伪的真心
密密缝合我心中伤口

爱神的 诡计

台湾 夏颖

爱神的诡计

夏颖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张仪贞

绚丽的恋情系列

爱神的诡计

(台湾)夏 颖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名建筑师韩秋旭疑为同性恋???

老编一把将杂志摔在杜明明的办公桌上，用一万分贝的音量大吼，“为什么人家采访得到现今最炙手可热的建筑师，我却什么屁也挖不到？”

“我——”她很想反驳。

气得脸都涨红的老编打断她的话，“我什么？没用的家伙，我花钱雇用我不是要那些不切实际的报导或有说无道的政论，我只要知名人物的花边新闻！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我就能忍受你整天混吃骗喝，哪一天我忍无可忍，美女照样叫她滚蛋！”

看来这回他真的火大了。平时这老色狼对她恩宠有加，要不是这次他的死对头捷足先登，他不可能气得七窍生烟、拍案翻脸。

“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那该死的大建筑师屡次爽约，我真的很冤枉啊！”杜明明委屈的大叫。

“还顶嘴！”老编气得头顶差点冒烟，指着她鼻子的手微微发抖，扯开喉咙大吼。“无论如何，下一期我

一定要见到有关韩秋旭的报导，否则给我卷铺盖走路！”他本以为这脸蛋生得标致的娃娃可色诱到一些秘辛，没想到她这么不长进！

杜明明一张俏脸气得发白，身旁围着一堆看热闹的同时，男人们不舍地频频投给她同情的眼神，女人们则是幸灾乐祸地在心中暗暗叫好。

什么嘛！她为什么要受这种气？她大可待在二哥的杂志社，何必委身在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三流杂志社？要不是杜洋洋的名气太响亮，要不是各大出版社或多或少都和二哥有些交情，要不是她不愿待在二哥的羽翼下备受呵护与礼遇，要不是她想靠自己的实力闯出一片天空，要不是有这么多的要不是，她杜明明根本不必这样看人脸色！

“现在，我要你立刻去韩秋旭身上挖些东西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！”

杜明明咬咬牙，横了他一眼，拎起背包扭头就走。



韩秋旭建筑师事务所

陆浩磊左手托着下巴，右手随意翻了下杂志内页，嘴角勾起一道迷人的弧度，“乖乖，亏他们想得出来，不过还真是一针见血，深得我心啊！”

韩秋旭瞄了他一眼，然后不以为意的拿起咖啡杯。

爱神的诡计

康樵点了根烟，吞云吐雾的揶揄道：“叫你多摆几个女人在身边，你偏不听，看吧！这回倒惹得满身腥。”

韩秋旭喝了一口咖啡，不以为然的耸耸肩，“那只是一堆垃圾。”

“何必逞强？我知道你气得想放把火把那间小杂志社烧个精光。”陆浩磊讨厌他那张冷漠世故的脸孔，讨厌他那双高深莫测的黑瞳，讨厌他那凡事毫不在乎的口吻。“明明是个堂堂的大男人，偏偏被冠上同性恋这称号，任何男人心里多少都不是滋味。”

“变态写的东西留给变态去看，我是个正常人，在意它做什么？”韩秋旭冷冷的挑高眉，不置可否的瞄了摊在桌上的杂志发眼，耸动惊人的标，句尾加上三个大问号，让他嗤之以鼻。

“我倒是瞧不出你哪一点正常。”康樵弹了下烟灰，挖苦道。“唐梦茵另择他人，老兄你就对女人避之唯恐不及，外人见你镇日只跟男人应醉周旋，难怪会被误认为同性恋。”

唐梦茵这个名字重重的撞进韩秋旭耳里，深深触痛他的心弦，他浓眉一紧，不悦的瞪了康樵一眼，“你提她做什么？”

陆浩磊捉住他眼中那抹一闪即逝的伤痛，他到底还是对唐梦茵念念不忘。“康樵向来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咱

们兄弟本来就是有话直说，不必隐讳，倒是你……”

见陆浩磊欲言又止的模样，韩秋旭冷冷的开口：

“我怎样？”

他摇头轻笑道：“倒是这些话正中我心坎，大哥你恼羞成怒罗！”

“本来嘛！这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。”康樵继续炮轰。“你越痛苦，唐梦茵就越快乐，也越证明好征服了你，现在你又被绘声绘影的谣传成同性恋，那女人不高兴死才怪，她现在正等着你像只摇尾乞怜的狗，在她跟前磕头认错，然后演出一场让她得意万分的抢亲记。”

“谬论。”韩秋旭紧着声音说。他隐隐感觉到心上那道伤口被好友这段话硬生生的撕扯开来，殷红的鲜血汨汨流出。

“康樵，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，不过我好爱听。”陆浩磊跟着讨伐。“唐梦茵自以为天下无双，每个男人都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你这全台湾最有身价的黄金单身汉臣服在她脚下，偏偏你又这么不长进，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、晕头转向，真是丢尽我们男人的脸。”

“够了！这不是批斗大会，别拿我当抢靶。”韩秋旭有些被激怒的低吼。

气氛在瞬间僵化，三人静默不谕。

康樵和陆浩磊对望一眼，小心翼翼的开口：“阿

旭，其实世界上比唐梦茵好的女人太多了，比如说……”他正想举出自己旗下的几个知名模特儿，但是会客室的大门被无礼的打开了。

杜明明气呼呼的站在门口。什么没预约不能见韩大建筑师，她已经预约了十八次，有哪一回见到他？今天无论如何非见他一面不可，瞧瞧他哪里值得她挨骂受气，还得承担丢工作的风险。

三个男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集中在门口，然后陆浩磊吹了吹口哨，接下康樵的话，“比如说现在正站在门口的那个美女。”

杜明明咬了咬下唇，眼神巡视室内三名男人一遍，根据脑中对韩秋旭模糊的印象，怒气冲冲的走向他。

“韩先生，对不起！”秘书小姐急得眼睛都红了，“这位小姐硬闯进来，挡也挡不住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韩秋旭面无表情的望着向他走来的陌生女子，挥挥手道：“你先出去吧。”

杜明明站在他面前，一双美目直直地盯着他，嘲讽地笑道：“韩先生，在我被拒绝了十八次之后，今日总算一偿宿愿，目睹龙颜。”

的确，他是个英俊的男人。一只深不可测的眼睛湛如黑夜，散发一股慑人心魄的吸引力，两道墨黑的浓眉高傲的向上挑起，那英挺笔直的鼻倔强又性格，饱满又性感的唇成一直线。眼前这好看得近乎完美的男人，令

人强烈的感受到他的难以驾驭，常务上下散发出令女人为之痴狂的魔力。换成别的女人伫立在他眼前，也许会春心荡漾，但是对天之骄女杜明明而言，俊美的外貌只是恶魔感人的把戏，她可不甘被愚弄。

拒绝她十八次？韩秋旭不解的皱了皱眉。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哈！你不认识我都能把我要得团团转，要是我认识我那还得了，我岂不是铁定互在你手上？”杜明明皮笑肉不笑的说。“而且每次预约你都爽约，上个礼拜你飞往美国探视亲人；上上个礼拜你在东京和日本客户洽商；上上上个礼拜你身体不适合假体息，我预约的时间韩大建筑师正巧都有要事在身，我们当然没有认识的机会啦！”

“你是记者？”他的语气冰冷。

“你只有对记者才会使这些花招吧！”杜明明胸中的怒火越烧越烈，这死男人果然是故意的！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的她，一进门见这三个人一派优闲的模样就够呕了，现在又得知自己从头到尾一直被耍，笑容在她的唇边凝结。

“没错。”韩秋旭以冷漠的口吻说。一提到记者他就有气，他们宛如鬼魅般阴魂不散地埋伏在他的四周，无所不用其极地想把他一滴不剩的榨干，让他沦为大众偷窥欲望下的牺牲者。“记者全是一群成天无所事事、

专爱挖人隐私的混蛋！”他厌恶身旁此起彼落、闪烁不停的镁光灯，憎恨那些颠倒是非、无中生有的不实报导，更加懊恼方才康樵和陆浩磊的指控，这些全是拜记者空穴来风、指鹿为马之赐。

陆浩磊和康樵两人不发一语地望着对峙中的男女，他俩正兴致盎然地欣赏一出好戏。

“是，我们记者是混蛋，但韩大建筑师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啊，大玻璃。”杜明明故作理解的点点头，不留半点口德的尖声笑道。

“哇塞！太棒了！”康樵叫了起来，“我真是欣赏你！”从来没有女人敢这样直接的向韩秋旭挑衅，他对具这大胆的女人充满激赏。

韩秋旭闻言，整张脸都绿了，“泼妇，莫名其妙、不可理喻的神经病。”他咬牙切齿的说。

“先生，我知道我的话老实得伤人，请你不要动怒。”杜明明微微一鞠躬，嗤嗤笑道：“我明白被人赤裸裸看穿的滋味并不好受，但是你也不必感到尴尬或羞耻，玻璃就玻璃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何必不好意思呢？这时代很开放，容忍得了你这种异类。”

陆浩磊斜眼看着扬眉仰首的杜明明，这女人够辣的，的确厉害，三、两句话就把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韩秋旭气得脸色铁青，这点连唐梦茵也办不到。

韩秋旭整个人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手中的咖啡从杯

里洒出一大半，英挺的五官扭成一团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家报社的？”

她拢了拢乌亮的波浪长发，眨了眨狡黠的晶亮黑瞳，撇了撇微翘的桃色双唇。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”

“见不得人吗？”

“激将法对我来说不管用。”

“我以为我晒不到？”他讨厌这女人的伶牙俐齿和狡诈慧黠，更讨厌她老是笑着吃人的模样。

“何必大费周章？我告诉你就是了。”杜明明嫣然一笑，得意的说；“我是繁华杂志社的许芝芝。”老编应该跪下来向她磕头谢恩，因为她说出死对头杂志社和主编的名字。

“谁知道是真是假？”韩秋旭无礼又冷酷的逼视她。

这男人还真不简单，她可不能小看他。“没人像你那么虚伪，明明就是玻璃，还拼命掩饰，怕人家讲。”杜明明死命忍想笑的冲动，“我行不改名、坐不改姓，也没你那么无聊，想尽办法隐藏自己，我许芝芝就坐在繁华杂志社里，等尊驾登门来兴师问罪。”

“我有办法让你丢了饭碗，而且名誉扫地！”以韩秋旭目前如日中天的声势，他的确有这个能耐。

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我不信你能拿我许芝芝怎

么样。”她仍然不要命的触怒他。

“你今天是特地来向我下战书？”韩秋旭冷笑道。

“先宣战的人可不是我哦！”杜明明笑得更冷。

康樵忍不住插了一句，“对啊！是你先向许小姐要姓要名还语带威胁。”

“住口！”韩秋旭表情森然，倾身向前，拢着眉低吼，“滚！”

杜明明的背脊瞬间升起一股凉意，如果她再不溜的话，眼前这被激怒的男人会像只残暴的狮子，将她生吞活剥。

“我知道现在你已经怒火中烧，气得血液逆流了。真话果然伤人，往后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要那么诚实，说话不要那么一针见血。请韩建筑师保重龙体，毕竟我们这些混蛋记者还要在你身上挖出更多出乎意料新闻。”

“你要不是女人，我早就揍得你满地找牙。”韩秋旭理智渐渐脱轨，高举起手。

“男人要欺负女人了吗？”杜明明仍然娇笑道。

“哦！我真健忘，你未必是个真正的男人。”她奶里丝毫无惧意。

陆浩磊走近他们，站在对峙的两人之间，他饶富兴味的看了杜明明一眼，再转头觑韩秋旭。“喂，我可不允许你对对这么讨人喜欢的漂亮小姐动手。”

爱神的箭

“谁说我要修理她了，欧打疯婆了只会弄脏我自己的手。”韩秋旭冷哼一声，然后手指重重地按了电话上的一个按键。“警卫室吗？会室室闯进一个神智不清、胡言乱语的疯女人，你们快进来把她撵出去。”

杜明明气恼的咬咬下唇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恶狠狠的瞪着他，“不必找人替我送行，不要脸又没风度的死变态。”一旋身，乌黑亮丽的头发在空中甩出一道美丽的弧度，她头也不回地傲然离去。

淡淡的发香留在空气里，扑上他的鼻，韩秋旭铁青的脸颤了一下，随即俊美的五官又僵硬。“今天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冲，先有一篇滑天下之大稽的荒谬报导，后是一个疯风语的悍妇上门大闹，真是衰到家了！”他低声咒骂。

“你说她是疯婆子，我说她是奇女子！”康樵不满的叫嚷着。“她能人所不能，为人所不为，敢挺身和恶势力对抗，你正需要这种当场棒喝。”

陆浩磊盯他，眼底有一丝探索的意味，“阿旭，你是头一回遇见不买你帐的女人，直觉男性自尊受挫，感到愤怒、震惊，也有点不知所措吧？”

韩秋旭从鼻子哼出气，坐回皮椅内，倔强的闷吼，“自尊受？愤怒震惊？不知所措？你们等着瞧吧！我对唐梦茵都不曾低头，更何况是许芝芝那种疯女人。”

“天底下竟然还有这么轻易就上人家当的傻瓜，真是蠢得可以了！”杜明明得意的翻阅桌上的杂志，乐了好半天。

“你才是蠢得可以的小傻瓜。”杜洋洋轻斥。“好好的大杂志社不待，偏偏跑去当三流杂志社的小记者，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。”

“待在你的杂志社，我要是有什么差错，有谁不要命的敢自断活路来批评我？这样我永远都不会进步。”她喝了一口侍者刚端上来的热咖啡，噘着嘴说。

“好，这我没话说。”他摆摆手接着说：“那我替我介绍的报社、杂志社，任何一家都比你现在待的小姐杂志社好，你怎么又不去？”

“同理可证，他们冲着你杜洋洋的面子，谁敢讲我？”她有点不耐烦的说。

“这些我都可以理解，那么我干嘛搬出去住呢？待在家里，哥咻和嫂嫂们才能好好照顾你呀！”他勉强点点头，毫不放松的说。

“你们就是这样，总把我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小孩，所以我才故意搬到外面住。”杜明明任性的嚷着。

“明明，你为什么老是要哥哥们操心呢？”他叹道。

“二哥，我已经二十四岁了。”她正正经经的说。

“我想飞，我要独立，我不愿自己永远是一朵被你们栽在温室中的花朵，让我学习长大好吗？”

“可是你一个人住在外头，现在的社会又——”杜洋洋不安的念了起来。

杜明明坚决的打断他，“我一定好好照顾自己，别烦恼了。”

“我就是拿你没办法。”他摇摇头，无奈的耸耸肩。这也难怪杜洋洋烦心，谁教她是杜家的宝呢？父母生她时年纪已不轻，她的年龄和三位兄长有一段差距，而爸妈在她十五岁的时候不幸车祸丧生，三个做哥哥的自然更加爱护这唯一的小妹，以致把她惯得骄纵异常、无法无天。

见二哥不再追问，杜明明松了一口气，正准备吃眼前这盘香喷喷的意大利面，忽然见到三个男人走进西餐厅，她“啊”的叫了一声，情急的摊开杂志，把脸遮住。

进来的正是韩秋旭、康樵及陆浩磊。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，”韩秋旭恨恨的拉开椅子，一屁股坐下来。“我竟然被……被……”他说不下去了。

“被人要了。”康樵迅速的接口。

“还是被一个女人要。”陆浩磊好心的提醒。

“我怎么会蠢到相信那八婆的鬼话？”韩秋旭不解

的猛拍自己的额头。活了三十年，头一回栽在女人手上。

“不必自责，”康樵装出一副同情他的模样，拍拍他的肩。“男人碰上美女都会晕头转向，平时的聪明智慧全飞到九霄云外，所以你会上当也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陆浩磊也故作怜悯的道：“好歹这可以代表你是个百分之百正常的男人啊！”

韩秋旭越听越火、越想越恼，难以抑止上扬的怒气，力道不轻的捶了一下桌子。

这一捶不仅引起众人的侧目，还插得杜明明胆战心惊。她好死不死的就坐在他们对面，虽然搞不清楚那三个男人的谈话内容，但是以女人的直觉来说，韩秋旭满脸怒容和杀人般的眼光全是冲着她杜明明来的。

她以眼神安抚不明所以的兄长，然后把脸深深的埋在杂志里。

餐厅经理听见异声，前来询问发生何事。

康樵向餐厅经理深深的一鞠躬赔礼后，责怪的啐了韩秋旭一句，“自己白痴，不要拿桌子出气。”

“我白痴？”韩秋旭的音量不自觉的提高。“谁晓得那女人连屁话都说得这么正气凛然！”

“冷静！冷静！”陆浩磊伸出双手搭在他的肩上，以哄小孩的口吻说：“这种暴跳如雷的模样，不是一向沉着理智、稳重成熟的韩秋旭的作风喔。”

爱神的诡计

“你教我怎么冷静得下来？我原本还不想和她计较，想网开一面放她一条生路，但是当我一看到上期的繁华杂志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韩秋旭难以启齿。

“你就乱了，火大了，想找人算帐了。”康樵紧接着说。

“上上一期说我是玻璃，上一期竟然扯出唐梦茵，把分手的理由归咎于她发现我是同性恋！”他气结的道。“我当然乱，我当然火，我当然想找人算帐！”

“只要提到唐梦茵，你哪能不乱，哪能不火？”陆浩磊挖苦他。

韩秋旭闻言，瞬间平静下来，一语不发。

“唉！又乱又火之下，还找错人算帐。”康樵叹了一口气说。

“其实这也不算找错人，本来就是繁华杂志的许芝芝在作怪，又不是万象的杜明明。”陆浩磊一边说一边搅拌杯里的咖啡。

“万象的杜明明？”韩秋旭愕然的望向他。

陆浩磊点点头，应了一声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并不是每个人在狂怒之下都会乱了方寸。”陆浩磊俊逸的嘴角挂着一抹讥嘲的微笑。“我只是请教阁下的秘书小姐，她马上便说出那个被你摆了十八次道的女人的名字和杂志社名称。”